

随笔

儿子长大了

王建章

儿子长大了,其实他还没有几岁,他今年才六岁半,刚读完小学一年级。说他长大了,是与四年前相比。那天是中秋节,我和夫人一块去幼儿园接他放学,因为幼儿园要开家长会,夫人留下开会,我接着他回家,开始他非常高兴,他摇晃着手里的东西骄傲地说:“今天老师给我发了两个苹果和四块小月饼,你看!”我说:“这些东西给谁吃呀?”他说:“爸爸妈妈和宝宝。”说完他四下寻找,随后“哇”一声大哭起来,他的哭词是:“妈妈抱抱你!”引得路人大笑:“这小孩要抱抱他妈!”其实,儿子是说“妈妈抱抱我”。

这就是说,那时他还不会使用“你我他”呢。可是,今天他都会写日记和用手机给我发短信了。难道说这不是长大了吗?

其实,儿子芦笛并不是我们的儿子,我是他姑父,妈妈是他姑姑,只是他从出生三个月就到我家里,我们一直把他养到三四岁才回到广东他爸爸妈妈身边。就因为这几年的共同生活,使他与我们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感情。每年暑假他都要到郑州来,今年暑假过后他回到广东,到家后就给我连发三条短信:“爸爸妈妈我好想念你们呀!”我立即回了一条:“爸爸妈妈也想念你。”他才没有继续发。中秋节前,我们给他寄去一盒月饼,他收到后给我发了一条短信:“爸爸妈妈我收到你们给我的月饼了。”开始我不相信那短信是他发的,于是打电话到他妈妈那里进行“调查”,得出的结论:确实是他发

的。那一刻,我突然感到儿子真是长大了。今年五月份我夫人出了交通事故,他打电话告诉我:“爸爸,我知道妈妈住了医院,我跑到自己的房里哭了。”这次暑假他一来,抱住妈妈就问:“妈妈,你的腿好了吗?”一声问候,妈妈就泪流满面了,哽咽着说:“谢谢宝贝,这次妈妈不能给你做好吃的也不能带你出去玩。”儿子却说:“爸爸做的饭也好吃。”说得我也跟着掉泪了。第二天,他要我给他找个本子写日记,而且在本子封面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宝宝写给爸爸妈妈的日记”。他在第一篇日记里是这样写的:“2012年7月17日 星期二 爸爸,妈妈,奶奶我回来了!我以后回来给你们每个人发一个礼物,给妈妈发一个拐杖,给爸爸发一个电脑,给奶奶发一个小凳子,你们好好的用。我爱你们。”这里的“拐杖”“电脑”“小凳子”因为不会写,他都是画的图。在7月18日的日记他写道:“爸爸,你为什么说我可怜(怜),我一点都不可怜(怜),只是我气了妈妈以后你们都批评我,我才可怜(怜)。爸爸,我以后走了你要好好照顾妈妈,不然的话妈妈又出事了,又花钱,又又花钱,又又又花钱……再见。”在7月19日的日记写的是:“妈妈,我除了叫爸爸好好照顾你,你也要好好照顾你,如果你照顾不好,你就不玩电脑,你要天天练习照顾好自己。妈妈我爱你们。”在7月25日的日记里竟然奇怪地写道:“爸爸,妈妈,我想去Aiji(埃及)国,好不好,我

会有点儿怕的,你们可不可以和我一起作(坐)飞机吗,好不好,爸爸妈妈。”这就是他的日记,这就是一个六岁半的孩子的思维和对文字的运用!我的儿子真是长大了。

但是,有一点他还没有长大,这就是与我们分别时还是那撕心裂肺地哭。8月20日他要乘火车回广东。在这之前只要说让他走,他就说:“打死我也不走,我要在郑州读书。”在走的前一晚上,他说:“明天,我的任务就是睡觉,睡一天,不起床!”他是想用睡觉躲过去。前来接他的他爸爸说:“那我也没有办法把你带走。”他一看这一招不灵,就说:“那要郑州爸爸和我一起走。”我马上答应:“可以。”在我们去火车站的路上,他一直紧紧牵着我的手,生怕我半路溜了。到了车站他突然问我:“爸爸,你走后谁陪妈妈,谁给他做饭?”我说:“爸爸已经找好人陪妈妈了。”我们一边说着一边上了火车。上了车以后,我趁几个人挡住我的机会,立马下了车。我听见他问:“爸爸哪去了?”他说:“去厕所了。”可是当他在车窗见到我时,就大哭着往车门跑去,他爸爸快步把他抓住又抱回车厢。他于是拍打着车窗放声大哭,他哭着说:“爸爸我要回去!爸爸我要回去!”每一声呼唤都揪着我灵魂,每一次拍击都撞得我心痛!我泪流满面。这不是他没长大,这是人之常情,只要我父子之情在,不管他长得多大我变得多老,都是声如斯,泪如斯,场面如斯!



闻汉堂记

明代的俑

张健莹

明代的丧葬已经很少用明器陪葬了,据说现已出土的有少量的文官、武士、奏乐俑,有虎、狮、羊、马动物俑。这些我们都无缘看到,我收藏到的是山西一带出土的十二生肖俑。

生肖俑一组12个,我只收到两个。图上是老鼠生肖俑,加上底座有36厘米高,小老鼠趴在人的肩膀上,老鼠的形体大小,看不到什么神采,只凭尖嘴长尾判定它的身份。老鼠附着的,看不出任何个性,头上有顶高高的帽子,脸倒是十分清秀,双耳不及肩部,也足够长。两手在胸前腹前像握着什么。整体上看他几乎没有表情,可是你又挑不出什么毛病,他身材合乎比例,也算匀称,上身穿绿坎肩,下身着黄裙子,这种颜色就是明三彩。

可就是看不出他的活力他的神采他的生动。形似是,形是了,缺了神似,神是。就是那明三彩,也就是直直的绿,浓浓的黄,只是因为有了这种涂釉显示这种颜色而已。想想唐三彩,那是何等等的亮丽,像是颜色的自然流淌,边沿沿沿,颜色杂陈,妙不可言。一件唐三彩,就是经历千年沧桑,再看它还是流光溢彩,华丽雍容。

怨谁呢?谁也不能怨。明陶器到了明朝气数快要尽了,谁也挽回不了。没有人用明陶器做殉葬品了,谁还会想起重操旧业再造陶俑呢?

造陶俑的手艺还是留下了,作为雕塑,留在泥塑中留在石刻中。就是当下,我还在河南浚县见过民间艺人捏的泥咕咕和当年的十二生肖一摸一样呢。那不是这样的生肖,是头像像十二生肖的动物形象,身上穿着也是明代的服饰。

郑州地理

石柱岗

许海龙

石柱岗村位于荥阳市豫龙镇东南中原西路旁,村由石柱而得名。

石柱立于明代,是为朱氏宗族而立的经幢。石柱高六米多,上下由座底、六棱柱和柱冠三大部分组成。座底高1.5米,也分为三部分:下为四块梯形石组合,中为刻有五个怪兽之首的圆形石墩,上为一个石莲花花瓣。六棱柱高约2.6米,八棱八面,意喻四通八达。北面刻有“朱氏宗族图记”六个大字,西北、东北面均无字,其余五面均刻有经文。由于时代久远,风吹雨打,经文斑斑驳驳,已辨认不清。柱冠犹如云南少数民族的冠帽,柱冠正上方又立有一小四棱柱,四面均刻有浮雕,小四棱柱上方有八角石亭,石亭四层,从下往上,一层比一层小。

从残缺不全的经文中可依稀辨出,朱氏家族排行第八的兄弟“家富足财”,享誉周边,使朱氏家族“实吾家之幸事也”。纵观十多层石柱,上下竟没用一钉一铆,而是用暗石榫阴阳相扣。想想几百年前在没有起重设备的情况下,工匠们是怎样把这数千斤笨重的石块叠放起来的。值得推敲的还有这座“朱氏宗族图记”石柱立起后,村里后来竟没一户朱姓人家,而成了多为孙姓的村庄。听村里老人讲,柱冠最上面还有一个碗状的“夜明珠”,夜晚发光,照亮四方。不过,这“夜明珠”早被盗贼窃走,现上边还有一个放置“夜明珠”的空位置,到底有无“夜明珠”不得而知,也算是给后人留下一个美好的“悬念”。今日石柱已被列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权作是镇村之宝,任凭数百年风吹雨打,日晒雷击,仍与世无争,护村佑庄,巍然屹立在荒野村外。

新书架

张发奎 口述自传

王莹

本书是张发奎晚年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者口述的自传,因涉及大量敏感人事隐私,他要求部分章节内容须在自己身后才可发表。传中不仅叙述了张发奎与蒋介石的复杂关系及不同时期张发奎对蒋介石的看法和评论,更道出了国民党内的种种秘密,比较了他眼中中共两党及人物的品格,词锋极为犀利。他对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白崇禧、汪精卫等的批评,都直言不讳。

散文

标志与路

王太生

侧有日杂用品店。有一家小店,门沿摆摊,卖20元一只的仿版名表。

总有一些标志,让你找到来时的路。年初,我给剧团团长打电话,对方回答,在乡下演戏哩。就开车去寻,按照对方说的一些标志,从一条公路下来,看到路边有个大鸟窠,往左走10分钟,就看到一家村头小店,往前,一条路走到尽头,穿过一座村庄,再经过一座水泥桥,就看到一座庙,对方在庙里唱戏。

大鸟窠、村头小店、村庄、水泥桥和庙,这些都成为我在乡村里,准确找到一处目标和地点的意象。城市里哪些东西可以成为标志?广场、十字路口、桥……这些含有生活隐喻的标志,有平面的,也有立体的,恰恰却被偶尔路过的人记住,成为参照的坐标。路过的人,往往还容易记住路边慢悠悠的小酒馆,补胎修拉链打哈欠的人,嘈杂的菜场,这些也都是平民生活中最本质的东西。

有些标志,别人不容易觉察,只是在你心中留有标志。某个深夜,当情感潮水上涨时,那搁置沙滩已久的小木船,随波左右摇晃,我还会想起。

许多年前,我开过一爿小店,有次带着孩子到外地进货,住一座立交桥附近。我左手拎包,右手抱孩子,走得气喘如牛。儿童浑然无知,小手摇着甜果冻,唧唧说话,抬头望,是被一根根电缆所分割的城市天空,从此我便记住那座立交桥,每次到这个城市,总要想起从前往事。

标志,表明特征的记号。各种各样的符号,让我眼花缭乱,只有染上生活的烟熏痕迹,容易辨认、记忆深刻的标志,才能让人记住。一个人成熟,有没有标志?年少时曾经有过的一次暗恋,做过的一件傻事,得罪过的某个人……这些都是来时路上情感经历标志,它只说明一个人的青涩与不成熟。就像席慕容诗中:“总有一些什么,会留下来的时候,留下来作一件不灭的印记,好让、好让那些,不相识的人也能知道,我曾怎样地深深地爱过你。”

当然,走得匆匆的人,不一定记住那些标志。他是一边匆匆走路,一边思考问题,或者心里有事,便不留心。所以,在功利中行走的人,有时往往迷路,他只记得去时的目标,记不得来时的标志。

本书访谈者以张发奎私人日记、电报、信函、公文为线索,按年代询问张发奎在每个历史事件中的亲身感受与目击真相,且与有关军政人物的访谈记录、历史文献核对考证;译者为书中涉及的风云人物加注了简历,配入了100多幅珍贵照片、作战地图、战斗列表等。因此,本书史料价值弥足珍贵,堪称20世纪中国历史的缩影,也是一部具体而微的北伐、抗日、国共战争史。

“这不算难事。但当时已经五六月份,时间上有些晚了。”孙伟说。“我不管这个,你得完成任务,哪怕带一个!”火荣贵的脾气上来了。孙伟笑笑,只得立即返回母校。孙伟找到学校有关部门,经商量由他自己去毕业生中“游说”。老团委书记出面,一个顶一。“孙老师,我们愿意跟你到甘肃、到武威去!请你讲讲那边的情况……”同学们围着孙伟,半是好奇,半是崇拜地听他讲甘肃、讲武威、讲自己。

“后来有5个人报名要到武威,到省里时被挖走了2个。”孙伟带着剩下的3个“师弟”回到武威时,火荣贵高兴得直嚷嚷:“行,孙伟你今天带回3名同学,就算你又完成了3个大项目,给你记一功!”

第二年即2011年,火荣贵书记让孙伟“早下手”。这一年孙伟就早早回到母校。清华校方也因孙伟本人当过学校团委副书记的背景和率先垂范到西部工作的榜样力量,请他给毕业生作了一次演讲。这一年有14名同学报名到甘肃,最后校方和省里决定给武威4名。

武威的火荣贵书记知道后,给省委组织部一个电话,说你们不够意思,我们孙伟“谈的项目”,你们怎么可以弄到其他地方落户了?省委组织部同志笑着回答他:给4个算特殊照顾你武威了。火荣贵再也不说了。这一年4个到武威的清华学子中就有焦三牛。

清华大学连年选调毕业生到西部、到艰苦地区的工作做得卓有成效,2008年刚开始时只有10多个,2009年46人,2010年45人,2011年时达到100人。这事引起中央领导的欣喜和关注。2011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庆祝建党90周年之际,来到清华,与师生们一起同庆党的生日。在清华大学的中央主楼前,李长春与百名即将奔赴西部和国家重点行业的毕业生们同唱《歌唱祖国》,并亲自给出征的学子们授旗。当时的场景十分感人。

那天,焦三牛和另外3位到武威的清华校友就在其中。他们也是本次武威“公选”中被选拔为副县级的干部,只是因为年龄比三牛稍大几岁,故而没有引起众人关注。

“其实他们与三牛一样优秀,都是清华人的骄傲。”孙伟说,“我的7个清华师弟师妹,他们到武威跟我的情况还有点不一样——我是带着职务

去的,属于干部调动,多少有些‘保险’,可他们当时到武威是走出校门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没有职务,更没有人告诉他们未来的前途是什么,而且清华一直以来教育到西部去的毕业生们务必要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时间长与短的关系,到基层工作,一定要有十年、二十年沉得下去的思想准备,不作短期打算;二是舞台大与小的关系,在乡镇、农村工作,单位小、地盘小,但小舞台同样有大事业,而且清华永远是他们的后盾;三是冷与热的关系,西部环境冷,工作岗位上也会有冷板凳,但不能没有工作热情和热血,有没有事业心是关键。三牛他们虽然年龄比我小,但这些都成功地被选拔到领导岗位,一位在工业园区任正县级职务,一位任财政局副局长……”孙伟现在不仅是古浪的一县之长,还是武威引进人才

“公选”时我不在武威,但当知道我的7位师弟师妹都参加考试并有

4名被选拔录取后,我非常高兴,因为他们确实有能力胜任被录用的领导职务,了解他们。”孙伟肯定道,“其实我还牵线了另外两位博士参加武威的‘公选’,他们也都被成功地被选拔到领导岗位,一位在工业园区任正县级职务,一位任财政局副局长……”孙伟现在不仅是古浪的一县之长,还是武威引进人才

重量级“红娘”,又是清华校友们的“知心哥”。“我们都受过孙伟师兄的影响。”三牛和在武威的清华学子们个个这么讲。现在他们该认识一下其他几位“公选”中同样被选拔到领导岗位上的清华人——

蔡程程,女,1986年10月出生。家人都在辽宁锦州市,父亲是一个公司经理,母亲是律师。25岁的程程,不仅长得清秀漂亮,又有良好气质,且是家里独生女。这么一个清华法学院研究生毕业的姑娘,独自来到离家千里遥远的大西北工作,让人无法想象。她在毕业后,就被北京一家国有大银行看中,因而还一度被同学们推举为2011年清华法学院应届毕业生中“五大高薪被聘女生”之一,留在北京或者回到父母身边,对蔡程程来说,都是优越的、温暖的和充满光明的前程。然而蔡程程选择了到大西北的武威……

为什么?这是我和许多人都想向她提出的问题。

连载

天哪,这也是儿子!这样的儿子,这样的90后,这样的话语,真叫人万箭穿心!纵是天才作家,也虚构不出这样的人物这样的语言!我们的家庭教育怎么走到了如此绝境?父子关系父女关系,母子关系母女关系,为何罔顾亲情,人伦颠覆,恶化到如此的地步!2月18日过春节,春节一过儿子就要开学了。2月8日上午,我提前返回武汉。

晏紫听完我的介绍和建议以及我对三纵的观察感受,惊得魂都不在了。她没有马上反对,也不表态赞成。她又说到儿子,说他考全班倒数第三依然无所谓,照睡照玩照钱去买鞋子买鞋子,我不给,他就不满。只过了一天,晏紫说她要亲自去宜昌看看。虽然只一天,在晏紫这一天长于一年。

2月12日,我和晏紫送儿子到汉口火车站回郑州过年。2月13日,我和晏紫坐长途汽车去宜昌,傍晚时分到达三纵。一进大门,晏紫就被眼前的情景定住了:雨中,男女学员列队绕场跑,边跑边喊口号,脚泡在水中,半截裤腿全是湿的,管带不叫停他们就停地跑下去。晏紫的眼泪涌了出来,自言自语道:“他们……不冷吗?”

晏紫不急着去办公楼,直接去了右边的食堂。食堂这时空荡荡的,只有一个小男孩孤零零地站在桌边,手里捧着一只不锈钢碗。晏紫走过去,一看碗里吃剩的简单的饭菜,她的眼泪又出来了。她问他多大,他说12岁。晏紫又忍不住说,他不算最小,还有比他更小的,只有9岁。

9岁,12岁,晏紫难以面对这么小的孩子。他们和大孩子一样,都要接受严格的训练,还有戒尺,都要和大孩子一起去走那二千里路。眼前的情景,以及其他情景的想象,猛烈撞击晏紫的母性母爱,她泉涌般的泪水,一半是流给儿子的。

我们见了陈锋。晏紫要求看学员宿舍。宿舍简陋,但干净整洁,充满令人心悦的军营风貌。被子叠成方形,线条刀削一般,八个角棱角分明,军大衣也折出形状,一丝不苟覆盖其上。床单看不到一点皱褶。床下的拖鞋布鞋运动鞋鞋尖朝外并排成一排,全在一条直线上。毛巾四角对齐挂在挂架上,毛巾与毛巾既不重叠又不歪斜扭

结。漱洗柜中,8只水杯从上至下垂直一线,牙刷刷头向外,毛面朝上,8只牙刷也在一条垂直线上。他发现晏紫的表情发生了变化,一种欣然之情发自心底。她是个爱干净整洁的人,这情形颇合她意,她(包括我)给她叠了十几年被子,整了十几年他的床铺和房间,从无怨言。儿子在房间的所有活动只在电脑桌上和床上,这两处的混乱犹如震后的废墟。晏紫很少要求儿子自己的事自己做,也许是心疼儿子,怕累着他,再不就是觉得说了也没用干脆不说自己做了免得生气。

陈锋告诉晏紫,徐向洋工作室的宗旨是通过教育训练,让学“学会生活,学会学习,学会做人”。生活也需要学习。中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有一句名言:“生活即教育”,将教育的真谛一语道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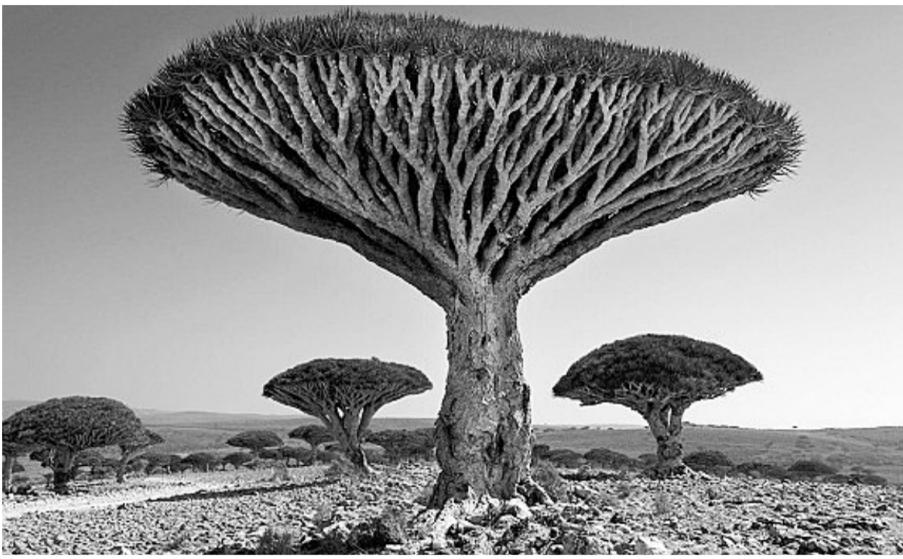
回到办公楼,晏紫掏出自己的名片双手递给陈锋,我心说大事定矣。陈锋见是大学老师,便告诉我,工作室学员百分之九十来自这样三类家庭:一类是官员家庭,其中不乏某省政协主席某省副省长某市长某县县长之子;一类是企业家商人家庭;第三类则有点让人费解,是大学老师家庭。他未详解前三类家庭,我已得出自己的结论:一、大学老师家庭与一般大学高

家庭相比,对孩子的要求要高一些,比较难以容忍孩子的不良习性和不爱学习;二、大学老师经济条件相对充裕,他们有能力支付一年四万半年两万的高额费用。一般家庭的孩子来得少,不是家长不想送孩子来,除了信息闭塞,更多的可能是他们拿不出这笔钱,只能眼看着孩子一味地沉沦。

当晚夜宿宜昌,我请来了朋友陈文杰。他也是武汉知青,后在宜昌安家立业,是一家企业的总经理。那晚我们商量后,将时间定在2月25日(正月初八),届时他的司机叶军开车到汉口火车站接儿子。

返汉的当晚,我写了给儿子的“人写信”。在这第一封“父子书”的最后我写道:

两年后你18岁,成年了。我不希望那时候的你仍然是现在这个样子。还有两年的时候,没有更多的时间留给你和我们了。你能尽快转变,你就能尽快回到我们这个家庭,假如依然故我,我们将只当没有你这个儿子,到时候你自谋生路吧。



时间的肖像(之一) 贝斯 摄影